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三十一回 眷懷故舊蔡顯洪贈金 憐憫奇冤蘇沛之仗義

卻說爵興當下急急要問天來蹤跡。沛之道：「弟在此處，住了將近一個月了，曾記得半個月以前，有這麼一個人，在這裡住過兩三天，就動身去了。」爵興道：「他到哪裡去呢？」沛之道：「聽說是進京。」爵興故意沉吟了半晌道：「他果然進京了麼？他去辦甚麼事呢？」沛之道：「這個可不便多問他，但是我看這個人，氣色很不好，只怕不久的了。」爵興道：「沛之兄善於風鑿麼？」沛之道：「不瞞區兄說，弟自幼就學就了星命堪輿，至於看相，更是餘事。因為久仰貴省是個富庶之地，所以要到那邊行道呢。」爵興道：「好極了！兄要到那邊去，弟可寫一封信，薦你一個地方。」沛之大喜道：「請教是甚麼地方？」爵興道：「舍親凌祈伯，極講究此道。他又輕財好客，兄到了那邊去，見著了也，包管不虛此一行。」沛之更是歡喜，於是開懷暢飲。爵興吃得了酒意，因問道：「沛之兄既然精通星命，自然六壬太乙，也精通的了。」沛之道：「這不過稍為涉獵，哪裡就好算精通？」爵興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煩同我卜一個課好麼？」沛之道：「課倒可以不必卜。區兄心事，我可略知一二，此時不便細談。且等席散了，我們再仔細談談吧。」爵興大喜。當夜席散之後，一班寓客，都散座賞月。也有吹簫吹笛的，也有唱的，也有彈的。只有爵興聽了沛之的話，懷著心事，無意賞月，一經散席，就邀了沛之到自己房裡去談天。沛之道：「區兄方才查問梁天來同喜來兩個人，莫非都有瓜葛的麼？」爵興此時有了酒意，因照直答道：「不瞞蘇兄說，梁天來是我舍親的一個冤家，連年結訟，他總不得直。近來聞得他要進京，因恐他去御控，故打發喜來帶了一筆錢，到這裡打點，要攔阻他的去路。不料那廝拐了此款，逃去無蹤。此番我到此地，正是專為這件事。」沛之道：「不知訪著他兩個之後，卻又作何計較？」爵興道：「訪著之後，卻再作區處；一兩天內，訪不著時，我便要趕進京去。」沛之道：「莫非也為這件訟事麼？」爵興道：「正是！舍親從前曾經結識一個翰林，此番打算去托他。」沛之道：「令親到底為了甚麼訟事，值得這般張皇？不知這件事與老兄有關涉沒有？」爵興道：「便是帶著些干係，方才這般張羅。」沛之道：「令親的訟事得直不得直，尚未可定。但是弟有一句話要奉告，只是礙著不便說得。」爵興連忙道：「弟正要請教，有甚見教的話，但求直說。」沛之道：「弟以氣色而論，老兄百日之內，恐怕不免有牢獄之災。此番進京，只恐怕恰恰要碰上。弟學就了風鑿，並不是同江湖上的一般，信口亂道，一味恭維，卻歡喜教人趨避。」爵興道：「弟不進京亦可，只是舍親所托的重要事件，不由得不走一遭。」沛之道：「足見老兄高義。但弟既與兄有杯酒之歡，不忍坐視，不敢不知照一聲。倘到京之後，不幸弟言竟驗，那時後悔不及了！」爵興沉吟道：「蘇兄高明，不知這回到敝省去，可能教舍親一個趨避之法？」沛之道：「這事要見機而作。弟向來好行方便，能出力的地方，無有不出力設法的。」爵興大喜道：「如此弟修書一封，托兄帶到省城投交舍親，自有招呼。」沛之連忙謝過。爵興又問道：「依兄指示，弟且不進京，但不知暫時躲避，要往何方的好？」沛之道：「兄若不辭跋涉，總要離了廣東才好。依弟愚見，不如往湖南暫避幾時，兄若肯去時，弟長沙那邊，有一位相好朋友，可以寫一封信交兄帶去，自然有了招呼。」爵興大喜拜謝。當夜各各歸房歇宿。

到了次日，爵興先送過一封信來，沛之也給了爵興一封信。兩人又談了幾句，爵興便到黃元合行棧，尋著李阿添等，告訴他們說：「梁天來已經過去了。但是我遇見一位風鑿先生，曾經見過他，決定他不久就死。如今你們等在此處也是無用，不如早點回去，代我拜上大爺。因為那風鑿先生，說我百日之內，怕有牢獄之災，教我到湖南暫避。我等過了百日，自然回來。」李阿添等只得應允。

爵興出了黃元合行棧，打算去尋劉千總。因想起蘇沛之的牢獄之災的話，「……千總雖小，卻也是個官。況且我同他雖說有八拜之交，究竟多年不見了，不要恰恰碰上，豈不誤事！」想罷，遂不尋劉千總，先到銀號裡打聽那三萬銀子的著落，誰知已被喜來盡數起去了，信步走回寓所，又與沛之商量。問：「同伴的兩個，可以同去否？」沛之問了尤阿美、熊阿七姓名，因道：「同去也好，他兩位氣色極佳，兄同著合併，也可以仗著他兩位，逢凶化吉。」爵興聽了，不勝之喜。當時收拾過行李，給發了寓所房飯錢，帶了沛之給的信，即日起行，向湖南長沙而去。

沛之看見三人去後，不覺拍手呵呵大笑，拉了朱怡甫，走到後進一間小樓之上，去尋一個人。看官！你道他尋的是誰？他尋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受了九命奇冤，要進京去御控的梁天來。

原來梁天來因為新任兩廣總督到了，去告過一狀，未准，因此立定主意，一心要進京御控。又因連年訟累，雖未傾家蕩產，卻已鬧得積蓄毫無了。偶然想起一位世交，係父親朝大在時，曾經合伙做過磁器生意的。這人姓蔡，名喚顯洪，福建人氏，為人十分豪爽。近日剛從福建來到廣東，不如去同他商量，或者將沙田割讓，或者將糖行盤頂，想來他還可以承受。想定了，就走到顯洪處，告知來意。顯洪道：「賢契受了這場大冤，御告自是正理。但是一層，雖然乏了使用，卻只可暗中打算，不能賣產變業。須知凌貴與這廝，耳目眾多，一經變產，他必定知道。賢契同他又是至親，府上光景，自當了然。雖然連年受了訟累，卻還不至於變產，這一節他豈不疑心！萬一他料定了你進京，豈不要又在路上生事！尊翁當日，和我伙做磁器生意，到收盤時候，還有未曾收清的帳。那時我有事回福建去了，幾年不曾料理得清楚。今番我是從海道來的，走過澳門，便上去尋著當年交易的洋商，把那宿帳收了來，共是四千兩銀子。我們兩家，每家派著二千。此刻賢契要用，就請四千一並拿了去，」天來道：「這筆款項，當日似乎已經算清的了。既然老伯處又收得回來，只好拜領名下應得之款。哪有四千都歸了小姪之理？」顯洪道：「此時賢契等用，只管拿了去，等到將來大冤伸雪，生意興隆的時候，再還我也未遲。」說罷，檢出那一張匯單，雙手遞與天來，天來哪裡敢受，還是再三推辭；顯洪再三相讓，天來方才受了。拜辭要行，顯洪又再三叮囑鎖密行藏，再三珍重而別。

天來懷了匯單，來訪程萬里，告知顯洪贈金一節，萬里也自歡喜。兩人商量鎖密行藏之法。萬里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兄這幾天只要少出外，假裝做病，我天天到你行裡來一次。貴與那廝，必定有人打聽著你，知道你病了，他自然要大意些。到了幾時，你卻悄悄的起行，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麼？」天來大喜，就依計而行。又到兩處親戚地方，張羅了些資斧。過了幾天，帶了祈富，悄悄起身，由水路進發。

一天到了南雄，投到朱怡和店裡歇宿，因守了蔡顯洪鎖密行藏之教，有心要揀一個後進的房舍住下，本打算過了一宿，明日就要起行，誰知到入夜時，祈富有事出外，恰好走至前進，卻遇了喜來，也來投宿。幸得自己在暗處，不曾被他看見，連忙退了進去，悄悄告知天來。天來大驚失色，忙把房門閉上，主僕兩個，默默相對，急得沒有法想。天來此時，又氣惱，又忿恨，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。

此時驚動了這一位專好管閒事的蘇沛之。南雄地方，雖在八月，天氣尚熱，這位蘇沛之獨自一個，走出走進的乘涼，走過天來房門首，隱隱的聽見裡面有抽咽之聲，在門縫裡一張，看見一位斑白老者，在那裡垂淚。暗想這個人好沒志氣，這麼一把年紀，還學那小兒女呢！伸手輕輕把門叩了兩下，只聽得裡面答道：「是送茶水的麼？這裡不要了。」沛之道：「不是送茶水的，我是同寓客人，閒著沒事，特來拜訪的。」天來聽得是個外路口音的人，方才開了門，讓沛之進來，又叫祈富把門關上，方才請問沛之貴姓。沛之兀自疑心。通過姓名，轉問天來。天來隨口答道：「姓張。」沛之道：「張兄想是初次出門，所以旅舍岑寂不慣？」天來歎了一口氣，並不回答。沛之又道：「不知張兄從何處到此？意將何往？」天來道：「本意是要進京，此刻怕走不成了。」沛之道：「莫非缺少盤費麼？」天來道：「盤費倒不缺少，只是今夜便有大難臨頭，恐怕不能再出這朱怡和店的門了！」沛之大詫異道：「大難臨頭，何以能先知？既然先知，何以又不設法避過？卻只在這裡垂淚，難道這大難可以哭免的麼？」天來道：「誰不知道設法躲避呢？但是這個禍事，進門之後，方才得知，哪裡措手得及！」沛之聽了，不覺納悶。暗想這個人言詞閃爍，到底為著何事？難道這店裡有人要殺他麼？忽聽得天來長歎道：「我死不足惜，只是七旬老母，未盡孝養之道，九命沉冤，未曾伸雪，好叫我

死難瞑目也！」沛之聽了，忽然立起來道：「我知道了！」
也不知他知道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